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詐偽一　矯飾附

白莫大之姦（無赦之罪）事則憑虛（罪宜闕實）作偽心勞日拙　其行也詐　詐謀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無載爾偽無行險偽人之偽言　防偽（周禮以五禮防萬人之偽）詐偽之心　行詐（由之行詐）著誠去偽鄙詐之心入之矣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詭譎（情偽予欺）詭辭　辟名（周禮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謂巧詐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矯飾詐善　矯名（釣名）誠為小節（未得中行）為善無近名（矯誣詐也）非其矯節（是不知言）情偽（掠美）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孔尊以

險僞罔上 裴延齡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是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劾延齡專以險僞罔上帝怒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

内不情 張亮外敦厚而内不情

莫能探其膺肺 封倫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剌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

披香殿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

引咎自撻 初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壓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詭激 竇懷貞少詭激

攝提入太微 紀處訥神龍元年大旱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

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絲六十段

託疾

盧祖尚太宗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

欺神誣君

宗楚客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帝大喜權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欺神誣君且有大咎

多詐

宗室巨安祿山陷東都授河南節度使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

詐為可喜事

王世充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乘險抵巇

劉栖楚具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

聖米

杜佑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

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

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

羨利以誇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

辯給多詐

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

侈言誕計

關播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宰相材數請帝用之

詐忠

宋申錫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憖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飾情希進

韓滉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

陸贄上書

推至誠去逆詐

妄作符命

徐浩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為疑浩獨按篆詰狀果詐為之

險躁譎詭

呂溫性險躁譎詭而好利

妄言陂葦

裴延

齡擢司農少卿帝京右偏故有葦地數頃請以為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序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

同州大谷木 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

譎妄 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延齡大慙帝不責也娟愈益厚延齡

歲旱不害有秋 李實貞元二十年旱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旱不害有秋

權詭 王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

炙無完膚 劉廼帝狩奉天廼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面稱疾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廼佯瘖不荅炙無完膚

權臯 安祿山藉其名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謩謩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謩來臯佯喑直視謩而瞑謩為盡哀自唅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云

積薪自焚 郎餘令從幽州録事參軍有為浮屠

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熲率官屬將觀馬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慢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熲試廉按果得所奸

下痢陽瘖

王維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痢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

詭言馬殆不進

喬琳從幸奉天進幸梁州次盩厔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甚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

鐵胎銀

五代慕容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諫詐

陸贄奏議玄宗甘諫詐之從詔漸漬不聞其失

左右使令詐難憑謹勿浪信常兢兢 韓愈永貞行 矯詐險賊 盧杞作相矯詐險賊排斥忠良 詭詐 牛羊日歷牛僧孺外惟簡默內詭詐 瑞鹽 蔣鎮天寶末轉戶部侍郎韓滉上言河中鹽生瑞鹽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撿行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 詐紿百情 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濟

諂佞二

白遠佞人　便辟 巧媚 善柔 面柔 便佞　佞而辯　諂諛

佞倖　佞臣 漢武帝時朱雲上言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勵其餘上問誰曰永昌侯張禹

取媚 苟容 而難任人難拒也任佞也 素議所斥竇懷貞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 張廷珪上書顧登端士放佞人 衣笥有五色雲勸宣布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 盛贊天子威德李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厝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 甘言阿匼李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 人之甚利陸贄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邪諂得君則正士危又陸贄贊曰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背耶 側媚張仲方李吉甫卒上議曰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袞

又言吉甫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

佞柔 楊虞卿佞柔善諂麗權幸倚為姦利

以幸進 章貫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

諂事 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

陸贄上書 遠憸佞

嗜諛 人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同不可辨矣

姦佞營蠱 陳京傳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為帝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也

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 李適為學士帝有所感即賦詩

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

奉溺器 宋之問于時張易之等承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景龍中謟事太平及安樂權盛復往諂結故太平深疾之

伏身俎盤為犧 閻朝隱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紲左右之纖佞 劉蕡策宜紲左右之纖佞

用憸巧中帝意 韋渠牟特用憸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

巧媚自固 皇甫鎛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奥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

迂媚 武士彠嘗自言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咸黨也以能罷繫劉宏基等其意可録且嘗禮我故

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耶專徇帝嗜欲楊國忠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以便佞得大任李林甫始九齡踈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善養君欲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安能不惑元稹戒勵風俗德音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奸邪善害人文粹皮日休鹿門書蜉蚄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蔽欺天子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神降丹

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 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比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諂佞類如此

陳子昂八科 以正攻佞勢不相利

希進取 房孺復多招術家言已五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

為人巧佞 五代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恥惟利是趨也本傳

邇佞諛者非治安之宜 柳澤疏

請視便液 郭宏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入憂見顏閒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 吉溫

裴均 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

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之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

願令公速愈　成敬奇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諂媚自兹不復接遇唐新語

以笏叩額呼明主　五代何澤外雖直言而内實邪佞嘗於内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嗚靴鼻　張説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説往謝之抱之而舞嗚其靴鼻出朝野僉載

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　宇文士及贊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指野鳥為鸞　舊史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

順是非以事之　元稹獻事表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

忠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

性諂詐善諂結權貴 竇懷貞性諂詐善諂結權貴官者用事無不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為之禮

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遽能結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 牛羊日歷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方壯遽能結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可不下床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羈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

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 元稹

邪佞每思當面唾 杜牧商山

欲學為佞 韓愈上崔虞部書欲

學為佞則患言訥辭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叛人佞子 劉子元贊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

褫朝服以項挽車 安樂公主趙履溫諂事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韋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

小人 三

白小人從邇 難事易悅 使人求備 比而不周

同而不和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難養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喻利 小人喻於利 釁勇嗇禍 小人之性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以小惡為無傷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孔魏徵上疏曰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

又陳事曰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

昵小人李乾佑雖彊直然昵小人

狄仁傑疏曰比緣軍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

辨邪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

咎惡暴天下鄭注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

治亂

繫信任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也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二張勢傾朝廷魏元忠為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怨陸贄上書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劉蕡策姦回人也李珏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險薄小人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又奏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五鬼南唐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

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所惡聞陸贄奏議夫流俗之敝多徇諂諛揣所說意者則佞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蔽明害理同上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粱禾之有蠹蠅營狗苟韓文送窮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牛僧孺傳贊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李白古風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本贊鄭注靳靳小人本贊輸金袖壁可以不讀書為名儒牛羊日歷京兆尹楊虞卿上達宰相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壁可以不讀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今其黨赤舌而攻之楊虞卿黨嫉不附已

者今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又曰丑候朧女紅切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閔之門生故吏謂之多用半裝罄室相結牛僧孺辛秘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秘為考官時與登科中書覆落承和甚恩秘一日乃為內臣以至朱紫秘不知之元和中秘為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坐主記得門生否既之知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增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斗郎乃罄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入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立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與焉洎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坐內有與主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畢官不周歲皆至大僚目內有與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人孅人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為

阿黨也浮狹少年貞半千累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邪薄之夫陽城傳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五代史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誇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鑒其方鳩僝功辨其順非堅偽陸相奏議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故勲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惡四　朋黨附

白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聚慝慝惡也惡不可長　長惡不悛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同惡相濟　復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見上注　惡積不可掩　起穢　自臰腥聞　人之無良多辟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癉惡彰善癉惡癉去也　樂禍　惡惡如巷伯　佗膓內惡　朋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邪朋朋黨使正不正　三室如一傳　同惡相求同求相合

朋家作仇黨附後漢皇甫規自陳黨附黨與景毅恥不在録牒後漢
誅黨固李膺杜密等侍御史景毅遣子事膺而未在録牒不預難毅曰本令子事膺是尊李公之道今遇難豈苟免乎遂自劾
枝葉相持漢書魏其侯灌夫相為引重近相稱舉三互法靈帝時以州郡相黨制婚姻及二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後有三互法
上下雷同有黨必有讎言妄人無黨
孔疾惡韋雲起太學博士王頗每嘆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果為竇軌數奏殺之
又劉暹天資疾惡又鄭覃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大過悍之
又田仁會資彊摯疾惡疾惡如讎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讎
誅四凶李義府三子及壻尤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榜于衢

險賊寢露　盧杞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媢能者忌

朋黨盜權　蕭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憒憒否

李安期曰　比見公卿有所薦唯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伸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禁默以被譖謗

附下罔上　韋雲起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

雅惡朋比　唐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辯謗略善之

坐宗閔黨　宗室漢坐宗閔黨出為汾州刺史

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　狄仁傑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其屬王得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而得壽懼而謝

窮

治忠義等黨陸象先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挾黨背公房琯帝以琯虛言浮誕內怏怏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官為邠州刺史附會嬖近黎幹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市人羣噪投礫幹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噪投礫從之上阿容則下朋黨班宏擢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乃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李絳論朋黨李絳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爾漢時名節

骨鯁之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趍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報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時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

多引私黨　顏真卿知省事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

惡朋黨　李晟尤惡下為朋黨者

投殛姦黨　韋臯知叔文多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暴叔文伾之姦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

論李逢吉黨　薛廷老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

孔緯　疾惡若讐中外聞風未繩輒肅

帝惡大臣朋比　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

忌其親近　鄭覃文宗召為侍講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陽遷工部尚

書罷侍講欲推遠之**疾惡多所不容**覃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憚之**詣附**王叔文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詣附之若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韓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務交結**殷侑晚節內與台輔務交結而素望少衰稍**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必辨本傳**種支黨**李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陰結近倖**李逢吉憲宗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召入為兵部

尚書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樹黨相磨軋四十年

李宗閔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丏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大和中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魁

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

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慄連月雾梅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朋比憸倖

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官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曰八關十六子朋比憸倖朝廷幾危李珏曰此李逢吉之罪今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憸人使亂紀綱

崇私黨薰熾中外

宗閔初為裴度引拔後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辛以是敗

以朋黨獲譏

楊嗣復紫宸奏事嗣復為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趣和曰士多趨競能奬洿貪夫廉矣比實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

其心兩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姦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

八關十六子

張又新李逢吉用事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

植私

實劉二張賛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畀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搆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

不敢負約

韋執誼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奉行因用述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

欲共濟國家事爾

傾匪人韋王陸劉柳程贊曰彼若不傾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大夫惜哉

無邪心李德裕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

朋黨益熾李珏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

以黨語汙揩紳周墀太和中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揩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

牛頭阿旁路巖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蚩謫李商隱王茂元元鎮河陽愛其才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共排斥之

託其權武三思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悛

託其權熏炙中外

狡獪

張鎬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

進朋黨之說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而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五代史

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

於延英殿侍講陛下謂臣等云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中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

贊皇一品集 渠憸宿猾 酷吏序 痛詆當路 李德裕初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鯁痛詆當路條失故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 黨人牢不可破 李德裕裴度薦材堪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而出德裕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讎怨 五 必報 不報附

白始因胥怨 終乃交讐 代為仇讎 乃伏代讐 虐我則讐讎不遠矣

鄭息違言 違恨之言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也 蓄憾 毫髮為瑕 毫髮一為瑕卯山不可勝 復讎因疾猶懟義士之心 趙喜結客報讐遇讎家病不殺

後竟殺之見下注加怒及屍豈爲仁者之勇杯酒失意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讐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相為敵讎結怨于人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和難難仇讐也和平也書於士周禮報怨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
同國不相避也將報則無罪也怨耦曰仇仇家怨汝詈汝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圖於其所不見易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調人職曰凡
鬭怨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者誅之謂不可和調者仇予書曰
萬姓仇予雖有攸心不怨飄瓦瓦落中人人不怨也以無情故內隙憾而
能胗胗重安也怨府聚怨也禮著復讎傳明敵怨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勝必報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傳唯思舊怨子常思舊怨以敗殄殲乃讎書復修舊怨吳子伐陳復修怨也舊曰夫差不修德而修怨也逃讎不如死楚昭王曰弃盟逃讎不如死死之一也其死讐乎以怨報怨以怨報怨則人有所懲釋憾請君釋憾于宋甘心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殺以快意也襲讎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以亢其讎亢當雪耻肆其忿悁悁恚也睚眦之讎必報獲魏齊之首范雎被魏齊詔脅折齒投於廁中後後於秦卒獲齊首盜楚相之城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壁笞數百後相秦檄楚曰昔不盜爾壁今將盜爾城百金嚴仲子仇於韓相俠累乃以百金於聶政刺殺之私憾敗國宋將戰鄭華元殺羊食士其御車者

羊斟不與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以私憾敗國殄人刑莫大焉

白刃相讎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

無能涉河 郤克怒婦人之笑揩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伐齊

嫠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紡纑以度莒城而去之以獻齊齊師以得夜縋以登莒城傳云怨不在大

冤禽 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以其曾溺海內

以報東門之役

北宮黝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

交讎反殺 地官調人職凡殺人則邦國交讐之注反復也此欲除害弱敵邦國交讎明不和諸侯諸侯得即誅之鄭云謂重殺也

讎有釁不可失 傳鬬伯比

楊阿若 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語曰東市相殺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欒布 為人所掠為奴與主報怨後為燕相曰富貴不快意非賢者有怨以法滅之也

李廣霸陵尉呵止廣廣後為北平太守請與俱至則斬之釋憾

怨若怨焉國語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云

不受謝蓋勲與蘇正和有怨刺史梁鵠欲殺正和勲救免正和詣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

報纖介之忿

虐我則讎

不報犯而不校校報也曾子曰犯而不校吾友常從事於斯矣顔回也

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斬袪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怨多

仇讎不念人無所懲

毫髮之隙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仇不可莫之報也

思小怨而不可忘大恥而亦難

念虐我之讎一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兩不相傷

伐讎不可及公私憾豈宜敗國

將叶南方

之强宜釋東門之怨益仇害公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介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損怨子産曰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匿怨而友其人私忌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之讐也以德報怨以直報怨崇讎是墮黨而崇讎寬身之仁也不尋諸仇讐而忘大恥思小惠也兩不相傷私憾豈宜敗國見上文私讎不及公王生言也勿讎周禮凡殺人有義者不同國勿令讎讎之則死義殺者雖父兄不使報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孔飲酣怨言劉文靜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庭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

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人與為怨**令狐峘性愎且介人人與為怨**封倫**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自訴于帝**武儒衡知諫議大夫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耶鎛不敢對**緣私怨**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為僭擬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為直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使怨歸上**楊炎惡嚴郢巽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削兼御史中丞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逐炎崖州**修怨**楊炎及再輔政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頊左遷皆其謀也**牛李之憾**李德裕誅裴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深**李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

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擠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乃出李德裕

織成其罪 李紳部人訟吳湘受贓狠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為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

媢恨 吳通元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益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元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媢恨

挾素怨 牛僧孺吐蕃請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僧孺持不可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

果於復怨 竇羣狠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本傳

二怨相濟 李德裕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

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疾其怨望**王徽權京兆尹罷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嶲州刺史**以怨報德**白敏中李德裕薦知制誥遷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嘗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鬱怏散職有怨言**劉幽求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有詔鞫治**飾情復怨**張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宿嫌**李泌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睚眥必讎**楊炎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睚眦必讎果於用私**大怨望**吳通元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本傳**銜宿怨**劉晏

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

變更

裴垍傅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垍與史官將武等上德宗實録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

挾私怨

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具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

以私怨殺誼士乎

李靖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

飯客不召

嚴挺之從孫綬初綬未顯過于閿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閿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召客亦不敢留居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

悖而瘠卧館數月

狠于自用 韋挺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周言挺狠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

釋憾於兄 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巂

仇不共天 竇建德

釋斬仇讎祛之怨 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業也

仇讎不得不用 同上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

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劉仁軌為御史表異式所劾慢辱之及仁軌拜司憲而異式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夢裏贏輸 王起大和中未第流落河朔為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贏輸總未真南部

新書

頻蒙怨句刺棄遺 韓愈贈崔評事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閒官敢推引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 張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置怨結懽 李吉甫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結懽人益重其量

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 瑀不能無少望乘間切詆辭旨踈躁太宗怒廢於家蕭瑀傳

怨仇所報 李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

怨仇所報郤卒能自伸其才

父母讎六

白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不可與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常不釋兵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楚殺其父兄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之謂君殺其父不可報也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

死而無悔伍子胥伐楚以報父讎周禮調人掌萬人之難而和諧之難仇讎也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君之讎視父各親其親以怨報怨子無忘孝人有所怨辱親結怨　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後漢侮辱人父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侮法張敏駮曰春秋之義子不報讎而法不滅以相殺路不可開也不葬報讎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為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嵩在廁遂殺其妻子嵩乃以版藉地不韋知有備乃掘嵩父墓斷頭祭父墳標之於市嵩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負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于負也走馬引琴操曰走馬引樗里牧恭作也為父報讎亡藏山林

之下夜有馬圍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暢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嘗膽 夫差嘗膽以報父讎

毁父讎 漢中咸毁薛宣不孝宣子況賕客楊明遮斫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鬬論當弃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疵者宜與疵人同罪竟減死

讎疾不殺 後漢趙喜字伯陽凡為人殺無子喜結客往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不殺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見竟殺之

孔請償母怨 李載義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

手殺讎人 張琇傳高宗時絳州人趙思舉父為人殺思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思舉長為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下邽人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又何旌焉

父母之仇不同天

雖及匹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徇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葬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元稹授田布節度使制

審言有孝子

杜審言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悮我

誣冒戰級私庸兵

張琇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

其冒戰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注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注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琇與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注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葢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 柳宗元駮復讎議禮之所謂讎者葢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

推刃之道 同上父受誅子復讎此是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

愛死義也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願歸死有司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覊家無所恃詣州自言操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兄弟讎七

白為仇且因斷手報怨誠謂甘心 子夏問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魁首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禮曰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具 周禮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讎避

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仇不同國此謂諧和不執仇也孔捨則崇讎報為傷義白居易集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殺居易判云捨則崇讐報為傷義戊居兄之讎當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剸刃而佽難同上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柳宗元柳州上本府狀救兄傷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

交游讎八

白交游之讎不同國禮史豫讓為智伯報讎乃漆身為癘吞炭為

啞而求殺趙襄子乃伏劒三躍呼天而擊其衣曰吾可以地下報智伯矣因自殺厲匹夫之志報國士之恩士為知己者死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千里外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不同國也為交友報父讎何顒友人虞高讐未報病甚顒候之高泣訴顒顒感義為復讎後漢人孔楊炎為元載報仇劉晏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

爭九　不爭附

白情因利動忿則爭興憑貪惏以肆心恃彊暴而逞力讓為義所爭乃患先爭端人知云云狠無求勝狠爭訟也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晏子曰 分爭辨訟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夷齊也

爭鬬之獄繁 止爭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事末范蠡曰爭者事之末 爭心叔向曰先王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有爭心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禮見利而讓義也 嘖有煩言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惡言忿言逆言 惡聲之至必反之 陵犯司虢禁出入相陵犯者 勝而無恥不爭不爭無競 致讓法爭 善勝不爭而善勝 柔勝剛弱勝强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讓為禮出爭為禍門 彊在守柔勝由不競 自勝者彊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 禮無求勝道貴不爭 伏不競伏湛世傳授經清淨

無競東州號伏不競理遣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不見喜慍之容孔忿爭
御前蕭瑀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犯顏爭枉直徐有功武后僭位以急變相告
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囂競韋博為京兆尹
與御史中丞驁競不平皆得罪大臣爭口語鄭畋同平章事乾符六年黃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
求天平節度使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即抗論至相詬慢攜怒拂衣去裾𦋺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古初執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敓鬭
怨振動靜專肆為浮威柳宗元貞符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
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齧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

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同上

開口爭事 闕播盧杞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餘見言門

紛爭帳中 韓全義為淮西行營招討使每議攻戰官竪十數紛爭帳中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

民有鬬爭不決 李戡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鬬爭不決而詣戡以

數辨爭 李元紘與杜暹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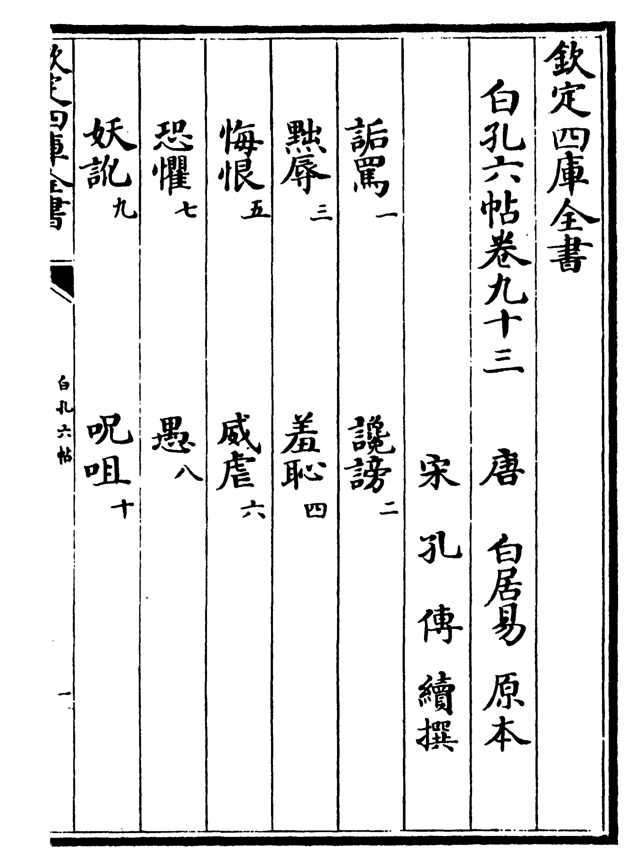
辨爭殿上 李吉甫辨絳遂與有隙數辨爭殿上帝多直絳

嚴語侵之無所容假 唐史吉項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御之驅

使必爭 唐史吉項貶琰州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史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盎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為

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踈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白孔六帖卷九十三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淫亂十一　別嫌疑十二

詬罵一　訴辯附

白詩曰覆背善詈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　惡聲至必反之（北宮黝之養勇）褊心（甚口）善詈惡聲　語侵（灌夫以語侵田蚡）言悖　簿言誶語（漢書）衛孫蒯（飲馬于重邱毀其瓶重邱人詬之曰爾父為厲云云）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慢罵（疾惡）惡聲隨之（莊子）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怨不至罵（禮言老子）訴辯訟有孚窒惕中吉（訟不可終必見塞而懼中道而止乃吉也）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明則無訟契之不明訟所由興歸逋不克訟歸而逋其邑易掇患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褫服易曰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褫之者三分爭辯訟非禮勿決薄言往訴甘棠召公聽訟之所盈庭發言盈庭虞芮質厥成速獄盈庭周禮以兩劑禁人訟不滿萬錢不移書薛宣貢君為宰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薛侯之故事受辭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曉譬曲直陳實仲弓為太邱長人有爭訟曉譬曲直而退無怨也歸思杜畿為河東守寬惠人相訟為陳大義令歸思之意不盡更來鄉邑咨嗟之坐獄王庭對事也傳合要舉契晉使王叔埶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執競爭端曲直

就直助彊人謂子產辨而不德必加於戮辨爭膚受之愬不行焉煩言對薄孔嫚罵邇臣裴延齡侍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人都不憾劉子翼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樂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訾大臣毀朝政韋雲起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司直於坐嫚罵張嘉貞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張說不已於坐嫚罵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一坐失色武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遂集于此一坐皆失色坐上嫚罵張茂昭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坐上嫚罵武俊怒茂昭遣人謝乃止責罵衣冠嚴挺之名浚以字行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罵衣冠挺之讓其

不敬反為所劾

加右足馬鬣上嫚罵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裨將史思明使騎將李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孝德願以五十騎見可而進追斬其首以還

似婦女 高仙芝代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詧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捽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

侮斥其祖 李元諒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優胡戲侮斥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

劉感 事見射門

罵賊不空口 盧奕安祿

山陷東都被執臨刑駡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人有告人辱駡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之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韓愈為河南令上人書時遭訕駡柳宗元與楊誨之書時遭訕駡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鉏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踈人矣駡先生者不忌柳宗元荅問盲宰相闕播李希烈縛李元平因嫚駡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瞋目為鄙語辱㝐宇文化及瞋目為鄙語辱㝐㝐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李㝐傳大駡之五代楊行密傳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駡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或至詈詰韋陟遷吏部侍郎銓綜號

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罟詰議者訾其峻廷中責罟衣冠嚴挺之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罟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相罟訾劉崇魯見田令孜沒階趍廢制度自崇始其相罟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

讒謗二 分謗附

白小人在側君子信讒惑蠱君臣交亂邦國讒慝之口采苓刺讒也晉獻公好聽讒讒慝宏多魯不堪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盜言孔甘　巧言如簧　職為亂階貝錦之刺刺幽王也彼譖人者亦以太甚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敗言為讒　世亂讒勝　讒諂竝進　青蠅之刺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屏楚王之耳目使不聦明也　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愛讒以自危子常囊瓦字　衆口鑠金毀積銷骨　掩鼻之譖鄭袖之計　靖譖服讒　掇蜂之謗尹吉甫妻譖子伯奇　小人在位讒口囂囂　君子退身憂心悄悄　讒臣在中主人蠹也史　讒諛得志　投杼之疑讒言至三慈母投杼曾參之母　偽言惑志　閒流言不信　讒說殄行讒言能絕君子之行　驕人好好吠犬狺狺　薏苡之謗馬援從南方歸載薏苡及援死得罪人皆譖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人

之多言亦可畏也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采葛懼讒也萋斐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厚誣 謗書一篋史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 胥動以浮言 傳沓背憎 緝緝扁扁謀欲譖言人之為言胡得焉 官謗服讒 蒐慝掩謗 興謗 謗言乃止子常殺費無極 內讒狐突謂申生曰雖盡外敵猶有內讒 蝎譖蝎木蟲謂從中起國語 媒孽其短 以一人毀去官上召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官臣云云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召君 分謗惡有所分 分謗生民 子罕執扑宋築城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

罕能分謗也**獻子徇囚**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救之至則已斬矣郤子使速以徇曰吾以為分謗也

心**恥獨為君子孔囂囂嗷嗷**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詒蕭俛書曰讒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狂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

不能自明又書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詆欲望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韋臯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由是議息

連城白璧遭讒毀李白鞠歌行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

白玉樓青蠅君臣忽行路贈宋少府上**停詔免**

王晬死 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免舊史

知佞之讒讒忠 沈顏讒國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

張口沫舌 文粹段成式毀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頻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滔巧乎言非有乎

羣邪沮謀 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日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與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罷政事陸贄贊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拂然以讒倖逐猶弃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陸贄贊

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結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竇羣劉栖楚贊

出醜言

裴度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誣寰出醜言送詔獄度見延英言寰無辜乃釋

信讒

竇建德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

奇詆

段文昌憲宗數欲親用顛為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

為辨謗略

唐次實參數薦之參敗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皋鎮蜀表為副史

德宗謫皐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懼讒毁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貶夔州刺史

不以讒害良士

尉遲恭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慓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下令求謗者

崔善為累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鈎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兔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求謗者謗乃止

正直為佞人憎

皇甫無逸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恊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毁但以正直為佞人

憎爾無逃頓首謝　毀短百為　魏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短百為

魏徵上疏曰　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

讒邪者進　又疏隋煬帝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

勿令讒毀者害　長孫無忌二十三年帝疾甚召日與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

厚謗醜言　韓瑗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

被讒謝病　李百藥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被讒輒謝病去

不願知　狄仁傑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賞皆讒慝　辛替否上疏曰國家所愛者賞賞皆讒慝

不受讒言　褚遂良帝曰朕行有三二斥遂

羣小不受讒言

契苾何力 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

譖短 李昭德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承嗣巳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

激切 魏徵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

被飛謗 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

得入其訾 則天皇后武氏為昭儀潛毀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不自勝帝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

以讒下遷 宗室孝逸成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

中傷 隱太子建成秦王偶獨泣帝顧不樂妃緩因得中傷之為建成游說

曰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輙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

爲姦臣所擠

段秀實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

專情鬱色

李賈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鬱色見顏間

詆切時政

李宗閔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

讒短百緒

陸贄與裴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竟以太子實客罷贄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中州別駕

避謗

又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它卹乎既放荒遠嘗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同上

以讒倖逐

陸贄贊德宗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弃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石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

訕短時政

張鷟多口語訕短時政

巧文詆毀

張誂

宇文融恚恨劾奏説引術士夜祠禱説既罷恐説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説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

讒熖少衰 李德裕 王璠入為左丞與李漢共譛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等質之涯璠漢三人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熖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

要近譛短 李峴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譛短遂失恩罷

待之以誠糾之以德 崔羣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略以自警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惡譛潤膚受之説以其難辯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德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

疾讒 韋處厚 李逢吉得柄讒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具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此古人疾讒之深也紳由是免

曰肆讒慝 馮宿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請授它官不聽使中人宣授馮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慝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

裴扆 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贄裴扆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啟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允令狐涣偓曰設扆如是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善乃讒言也帝遂悟

指馬獻蒲先害忠良 蘇安恒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誣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易之兄弟無功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朞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忠良

張嘉貞 遷中書令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讒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

離結百計 郭子儀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結百計

因罷子儀副元帥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畫衮肅宗所賜詔數千餘篇上之

飛語 楊炎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上

張滂 班宏賓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張滂共擇張滂欲得簾最宏不與滂奏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讒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荅於是移病歸

其言虛誣 顏真卿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先皆白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三疏曰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

密言晟不可久持兵

李晟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元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

譖煩碎非廟器

柳玭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

為所譖短

楊於陵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譖短從秘書少監

為飛語聞京師

出為嶺南節度使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

被譖繫獄

顏真卿調犀浦主簿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譖繫獄為椶櫚賦自託頲遽出之

造為醜辭

鄭絪還門下侍郎始盧從愿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具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

細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怨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

受謗輿人 部說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輿人傷陛下之明今吏負末之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

陽讒陰謗 傅奕疏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

讒口亂善人 唐次元和辨謗略序正言勝則為忠為讜邪言勝則為讒為訕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夸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

薏苡惑珠 豈止鶗鴂彤弁薏苡惑珠哉讒勝則忠義靡彰同上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陸宣公奏議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

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

秦鏡破膽 元稹戒風俗文苟非秦鏡破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

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妬能潛行讒毁多被其害謂之肉腰刀　天寶遺事

李義府號曰人猫 本傳 **笑中有刀** 同上

多田翁 宇文融為括田使恃權譖毁不附已者奏言從愿田園數百帝聞果不喜呼從愿為多田翁

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辨謗略序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疊之本末紀誣詠之淺深編次指名勒成十卷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宦豎切齒 房琯宋申錫為讒所死宦豎切齒時宰無敢辨者琯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猜譖遽行 魏徵贊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没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

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浩浩者易污嶢嶢者難全同上姦人排恨幾不免張說贊中為姦人排恨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黃金消眾口白璧竟難投李白送薛九詩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成傷萎寓言同上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眾女妬蛾眉雙花竟春苦懼讒上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陸贄奏議論所宣事狀竹籠沉京口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詩淮船分蟻點江岸聚蠅聲烈祖性嚴忌宋齊丘譜之竹籠沉京口南唐近事不附者潛被瘡痏牛羊日歷李逢吉惡其為人牛僧孺乃與楊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

不附者潛被瘡痏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京口語曰太牢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

禍階初負謗杜詩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斂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擠似錦言應巧如紘數易欺元稹百韻詆訕盈朝萋斐成市柳宗元上裴相書廣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

世道難於劍讒言巧似簧元稹詩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李德裕窮愁志

涸魚得水其肬必遽契苾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肬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以求

何力乃得還

有喙有耳相郵傳作醜語柳子

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唐臣郭崇韜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李從襲等共誣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疋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朋讒奇中桓彥範傳是時武三思以還太后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且畏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讒奇中末幾罷彥範等政事

黜辱三

白辱在泥塗 絳老 城下之盟 恥辱之事 雖死不辱 宋公靳之 宋南宫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弑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廷辱 辱莫大焉恥辱 辱以激之 蘇秦貴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恥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濟窮困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 食以荎豆 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為我謝蘇君於堂下置荎豆使黥徒夾馬而飼之 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曰能死剌我不能出胯下信俛而出於胯下淮陰市人皆大笑之 困辱為榮 史 吕起 知足不辱 老子 壽則多辱 莊子 孔小兒所辱 高銖從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慍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罰小吏𢡟舊典銖

嘆曰吾老不能退為小兒所辱

耐辱居士 司空圖自目為耐辱居士

省吏眙駭 裴坦令狐綯薦為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

至加捽辱 裴濬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捽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濬諫之

婦人過忤更使外辱乎 玄宗貴妃楊氏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可惜宮中一席廣為鐵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

癡物辱九卿 五代盧程有假驢夫於程者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

侍婦家力邪園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以事凌辱 慕容彥超杜仲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五代史

摧折氣愈下 韓愈書懷

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 漢臣蘇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恨之五代史

身幽辱不忘朝廷 唐儉為劉武周所擒武周敗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不忘朝廷詔復舊官

白芭羞　或豕之羞　君子有恥有其位無其言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有恥

若撻于市其心愧恥不恥不仁小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勝而無恥　恥過作非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一

慙之不忍終身慙之　知恥近乎勇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　不恥惡衣惡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畀陬失色

莊子言子貢赧然流汗會稽之恥范蠡三敗之辱曹沫宿恥刷恥

並漢書孔趙惠伯殯嚴郢楊炎之罷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辛逐炎崖州惠伯貴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執仇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

才因按察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貴州刺史道逕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内慙忽忽歲餘卒

羞悵流汗 閻立本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倬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巳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

縮頸羞汗 沙陀貧熟視帝劫遣縮頸羞汗不亦鄙乎

面頸發赤抑首吐氣 盧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吐氣不敢出一語以對之韓文孔君誌

慙顏如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豪權無厭或遣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鐵甲也天寶遺事

覸歌姬命飾粧使詳視 柳棠應進士舉時嚴舍人重之諸歌姬方戲於階問輒覸之墻頭何人也曰柳生也遽使姬者飾粧使視恐墻上遠見不甚分明請細覸矚棠深大慙而去雲溪友議

韓信羞將絳灌比 禰衡恥逐

屠沽兒李白荅王十二 戚然汗出以懟韓文 或面窮詰無不羞汗劉洎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 厚顏懷愧柳宗元送苑論序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韓文 博士紛汩非病士所宜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見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與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汩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懟 媿生於中顏變於外韓文 淫汗靦然武三思二張方蒸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詠淫汙靦然如人而不恥也 縮縮媿沮吐蕃弄贊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 羞媿以手掩面閩王繼鵬既立更名昶晉高祖遣散

騎常侍盧損冊封祖闕王損至祖稱疾不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它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祖聞之怒損稍侵辱之祖還無所荅

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蕭銑報董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祐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羞縮待之如初 則天皇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

悔恨 五

自悔而不及　雖悔可追　往者不可諫　食已 伍貟曰不

減越後雖悔之不可食已言何悔事不可消

動而有悔

悔自動而生 魏其侯灌夫恨相知之晚也

孔自恨死 段秀實初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農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椎坐悵恨彈指流血 敬暉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

銜恨 張嘉貞遷中書令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

勸朱泚入朝 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

王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縶滿歲 忿恨 薛逢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 扼腕 悵恨李全略 縮氣 悵恨高駢 黃土覆面無恨九原 元稹謝表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臣無任自恨自懟攀戀聖慈之至 忠正負冤恨 杜甫詩 恨悵 崔元略初中丞缺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閤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

威虐 六

白北風刺虐也 衛國並為威虐 滅德作威 依勢作威 敷虐於百姓 罹其凶害 虐我則讎 播戎毒于遠邇 戎犬

也敢行暴虐　殘害于爾萬姓　流毒下國　謂暴無傷　毒痡四海痡病也　結怨于人　洪惟作威　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　其虐滋甚　將戕于予戕殘也　唯戮是聞　以人為土芥　視人如讎　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　政暴刑肅俗弊　苛政猛於虎　虐使其人　忍人疵國　威克厥愛　以戕害為藝　是樂殺人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亂罰無罪殺戮無辜　哀矜　庶戮之不辜　報虐以威言誅其虐　脯醢紂脯鬼侯醢刑侯　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　斮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

心暴政淫刑政荒民散塗炭土芥賊賢害人暴內內國中也刑糾暴周禮以國刑糾暴虐用其人怨毒之氣慎烈之聲孔殘忍為政李實吏乙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實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姦邪苛刻皇甫鎛裴度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小忤已不得死地不止盧杞狙害隱毒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忍於傷殘陸贄傳李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冠則饑道阻北窺則都邑震

比所謂急也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則天皇后武氏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姦臣肆虐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廼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問計於毋即上言令陛下撫萬方而有之蠻區吏落罪無逃罰況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

恐懼ㄨ

白齋咨涕洟　夕惕若厲　困于甈卼　涉于春冰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若蹈虎尾　憂心如醉如醒心之憂矣　知我者謂我心憂　隱憂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如

鷰之巢幕（危懼也）内省不疚何憂何懼　子畏於匡　君子有三畏　有威可畏　亦可畏也（不足畏也）惴惴其慄　魏勃股戰　則志不懾（貧賤好禮）吁可畏也　搶攘（不安貌）惴恐　使民戰慄　孔為危惴可憐者（蘇味道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故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慴憚（李訓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雖盛寒必流汗（安祿山李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趍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朝廷重足（許敬宗朝

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諭意造至范陽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加於頸溫造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韋處厚輔政須大怖乃得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毛髮為森豎李德裕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自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懼形于色五代趙瑩晉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聞人足聲輒悸韋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雖冬月未嘗不流汗桑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

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彦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史為國家深可畏者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大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真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五代史明宗本紀芒刺在背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李密傳

愚八

白愚人老子曰我愚人之心也純純然下愚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 無惠傳曰周子有兄無惠不能辨菽麥 智者詐愚 如愚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惷而愚夏尚忠其人之敝 愚夫愚婦 其愚不可及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詩之失愚 一得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高柴見非於孔門子曰柴也愚 王陵獲稱於漢氏漢高祖曰王陵少惷 愚者闇於成事 三赦周禮三赦三曰惷愚謂癡愚也 愚而好自用禮

陳大夫蠶壯而頑 愚谷愚公移山之谷 善畏月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人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踣而走氣絕而死 昧者不知 詩曰哲人之愚佯愚也 蔽蒙之人莊子被髮童子曰

月照之則行莊子童子何知　比頑童書我愚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禮之所將甚乎無適莊子宋人有守株之愚　刻舟膠柱趙大夫也孔陽為愚安祿山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恭具姦陸贄上書曰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通伏者宜遠柳宗元愚溪對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柳宗元

元愚溪詩序

剛正者謂愚 唐史韓琬上書

愚不可教 后妃尚宮宋若昭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惠善屬文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顓蒙愚不知所如 柳宗元荅問僕乃單庸擬孳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蒙

愚者果於自用 柳懲咎賦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

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 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周臣傅

惷甚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惷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累月太宗聞而笑焉

課愚對聖 劉洎諫帝王之與臣庶聖拮之與庸愚等級遼絶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

外愚而内敏 婁師德外愚而内敏表晦而裏明出朝野僉載

妖訛 九

白僞言難信何必徵辭辭俗易驚宜所知禁國時有恐以妖訛相驚執左道以亂政左道巫蠱假鬼神以疑衆時日卜筮疑衆殺熒惑於人言經營惑亂也宜遵國禁無俾世迷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譸張爲幻譸張作詐以爲幻惑崇飾訛言肆行幻術惑蠱虛詭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亂常速戾納邪既叶前言則非左道姦之大者法可逃乎妖由人興咎將誰執造言之刑亂人之刑周禮八刑糾萬人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注造言造作訛言惑衆也亂人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辨惑知防執禁亦秪以

異驚俗變風他能自各無妄憑虛狹邪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氣燄人之所忌氣燄以取之行非正法思豈無邪動以浮言衆寧不惑不得中行寧非左道左道雖則非妖於人且為無益政先去惑人貴知常苟於衆而可疑雖非妖而必禁去邪除惡宜絕本根作偽飾辭勿聽枝葉思匪無邪動必有悔辭雖徵於捕影罪難追於麗刑謀則不臧言非無罪孔化為男子崔義元遷婺州刺史時婺州女子陳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允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為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允為僕射破婺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元發兵拒之

治丹剔小兒肝心 楊虞卿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偽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

蛇虎導軍 薛季昶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以左道惑衆 班宏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金頭王 李匡威留深州遣其屬李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冠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馮詭惑說妖祥 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

託神詭衆 董昌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劉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

肺腑見而生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所屬州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必醉

訛言

韓朝宗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訊之貶吳興別駕

非衣小兒

裴度寶歷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謡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

狭母鬼

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狭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其家見鬼眼見然如燈焰民益懼

去君著黃

黃巢贊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君而著黃明黄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

右廂天子

僖宗時閭巷鬬者激怒言任見右廂天子五行

志 族鹽 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 曲遍繁聲謂之入破 五行志天寶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梁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為巧時又尚之破者益破碎云 築臺以候玉女 李軌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靡損

呪詛 十

白厥口呪詛 言怨上也 三物 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呪我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呪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有咀有呪 子罕曰宋國區區有咀有呪亂之本也

有損 晏子者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勝億兆人之詛者 行出犬雞 鄭莊公使卒出

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夫婦皆詛左傳

善祝孔與下呪揞秦瓊後歸王世充與程齩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揞乃

致龍起雨西域天竺國信盟揞傳巫嘔非撥亂主也

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向殿哭劉崇望李磎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詣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純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

厭詛天祚五代王建及莊宗積金帛於軍殆人之妖

禁呪莫不有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

不有

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韓愈譴瘧鬼詩

呪禁教以博士大署四曰呪禁師皆教以博士考試登用如國子唐史百官志

醫考告以厭詛徐有功奮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

諶妻龐為其

淫亂十一　淫溺　淫奔　奸

自戒附

白内作色荒　朋淫于家妻妾亂也冒色商王受沉湎冒色言貪色也淫風徇于貨色時謂淫風汙行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所行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管仲曰惡則惡然非其惡荒腆于酒腆厚也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衛風宣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人無効焉淫破義傳淫為大罰貪色為淫禮無縱欲神亦禍淫無別無義禽獸之道漁色諸侯不下漁色謂娶國中之女防淫禮者所以防淫遠色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易色賢賢易色鳥獸行周禮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父子聚麀禮謂禽獸無別綴淫禮者所以防民之綴

淫也

淫溺大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戒之在色血氣未定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禮曰民猶以色厚於德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內齊桓公寧思易色之賢但慕冶容之誨

淫犇蝃蝀刺犇也淫犇之恥國人不齒相犇男女不待禮而相犇既汙貞信之教宜科淫僻之懲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自獻其身

桑中衛之男女相犇至於

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要我乎上宮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謂內淫之言奔誘遂相奔誘桑中之喜巫臣聘夏姬以奔楚申叔曰夫子有桑中之喜將竊妻以逃以懲淫慝棄位而姣穆公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淫泆擲果潘岳竊香韓壽賈充女奔之文君之奔長卿既奸人紀難追國章男女有別室家無瀆奔則為妾始因怨曠之思遂及淫奔之恥芍藥之歌既以身而投贈鳳皇之曲不待禮而來奔仲春不禁周禮仲春令男女於時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泉邱之女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其僚從之盟曰無相弃也左傳無夫家詩序曰古者國不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夷狄昏禮烏桓嫁娶

則先略女通通情或半年者然後送牛馬羊為聘禮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詩氓篇

姦犯禮為姦　在內為姦　挑鄰女而投梭折齒引美人而韋衣絕纓

淫犇折齒謝鯤字幼輿　淫犇之女肆心彊暴之男寘力

無展季之貞有宋朝之美　沐貞信之教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法宜無捨

將懲姦慝請正科條　既亂人紀宜展國章　去惡宜絕其本根飾辭勿聽於枝葉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目逆而送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　摟楹而歌齊莊公通東郭姜　不能自還原涉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為淫泆知非禮然不能自還

亂族禮以此防民猶

淫泆而亂族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　詩　蒙衣　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輦而入蒙衣謂者婦人衣　陰訟　周禮男女之陰訟音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勝國亡國之社　淫僻之罪　禮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

自戒顏叔之有節　揚秉之不惑　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誨淫之容　易曰治容誨淫　伐性之斧　晧齒蛾眉伐性之斧　道貴寡欲　天惟禍淫

晉侯惑蠱而身喪　靈公宣淫而國亡　淫為大罰　淫破義　防淫　君子刑以防淫　遠色易色　戒之在色　不腆于色　不淫其色　可無懲乎　以禮自閑　惟王不邇聲色　以

禮制心

三代之亡皆是物也言皆以色致女之戒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畋好女者亡其國也禮蜡祭云

孔衰人穢夫爭候門下上官昭容名婉兒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衰人穢夫爭候門下

高陽公主房遺愛尚高陽公主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

淫蠱顯行張易之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攜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

宣淫於外崔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

紀處訥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由是款眠

調笑嬉褻陸長源從宣武判官孟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長源輒裁正之

郭英乂崔寧郭英乂為節度使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

曹芬竇參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

赴井死參當凡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

閏薄汙慢　陳叔達後閏薄汙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

宣淫不止　楊國忠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

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騈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駭

恍神亭　前蜀王衍作恍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

宮中戲　五代毛璋在華州得魏王繼岌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奴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

淫戲　南唐劉鋹宦者龔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省事

出入民家　南唐劉玢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

虢國素

與國忠亂不恥每入謁竝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容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帷障時人謂為雄狐貴妃傳 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 縱宫女出游皆淫奔不還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徉觀覽縱宫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同上

別嫌疑十二

白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古詩 禮者所以决嫌疑 禮為人防 君子表微 孝子

不服闇闇中為事好生物疑服事也　禮曰内外不通乞假　男女非受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置於地　寡婦不夜哭　掇蠭之疑尹吉甫妻誣其子伯奇　馬援以薏苡興謗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吳祐字季英云云　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曲禮　嫂叔不親授　遠嫌避疑　孔薏苡嫌蕭倣嶺南海解官南海多𩾷紙倣勅諸子繕補殘書廩謙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　不疑曰若靖李靖贊閫門稱疾畏遠權遍功大而主不疑雖古𤍠人何以尚兹　善避嫌長孫無忌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

比

不免疑嫌裴垍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進所賜詔敕郭子儀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毀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後毋有疑

白孔六帖卷九十三